

# “核”心坚固追伟梦 利器发硎慰英雄

□滕正辉

梦想开花,歌声嘹亮。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接受祖国的委派,到神秘的地方,做隐秘的工作……几十年过去了,热血青年已变成耄耋老人,他不动声色地讲述着极不平凡的过往,第一人称的娓娓道来真实感人,让我们仿佛见证了那一代、那群人舍身忘我战天斗地誓将核武研制成功的壮丽征程:一心齐追梦,为国铸利器;青春在奋斗中闪光,事业在拼搏中成长;个人情愫后的家国情怀,科研攻关中的千回百转,泪水苦难下的幸福欢笑,生命历练里的惊心动魄……这就是从事国防科研26年、亲身参与我国“两弹一星”系列攻关、多项成果获国家奖励的“核武老人”魏世杰呈现给我们的长篇传记纪实小说《禁地青春》。

这部书成功地写出并彰显了核武研发一代人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尊严而克服艰难砥砺前行、牺牲奉献的精神。做隐姓埋名人,惊天动地事。作者以亲历者的视角,真实还原了在青海、四川核武研究基地那段鲜为人知的工作生活经历和宏大的家国叙事图景;以“我”、江、林三人中心,勾勒出近百名人物

的人生轨迹,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典型人物形象;为核基地的“小人物”们树碑立传,留存他们的音容笑貌,让后人了解并永远记得,有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时代曾经历过怎样的日子,曾为国防科研事业流了多少血和泪、燃烧了美丽的青春乃至献出了鲜活的生命!

本书作者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了中国核武研发起步阶段的艰辛历程,记载了青年科研工作者们在面对技术难题时的执着与坚持,填补了公众对这段“隐秘历史”的认知空白。为了找出炸药部件在特定温度下出现不稳定反应的原因,团队成员连续几天几夜守在实验室里,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每一组数据,“眼睛布满了血丝,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坚定和执着;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分析,终于发现,是实验环境中的微小震动影响了温度场的均匀分布”,找到问题后,立即改进实验装置,增加防震措施,再次进行实验,当看到炸药部件在改进后的环境中稳定反应时,整个实验室爆发了热烈的欢呼声。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青年科研工作者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从零开始,在密密麻麻的数据里“抠”希望,在无数次失败的实验中找方向。正是这

种置身艰苦卓绝环境依然凭借顽强毅力和卓越智慧攻克看似无法逾越难关的坚忍不拔精神,铸就了作为中国国防基石的核盾牌。

这部书通过细致塑造一个个珍视爱情友情亲情、虽饱经坎坷亦矢志不渝的鲜活个体,弘扬了感天动地的责任担当精神。“我”与林之间的爱情,如同一曲悠扬乐章,在荒芜的沙漠中奏响了浪漫与深情的旋律;然而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历经磨难后,这对有情人却终究未能携手共度余生;得知林因核试验事故牺牲的噩耗后,“我”将对爱人的思念转化为科研的动力,在爆破部件组攻克了“炸药球温度场分布”等关键技术。正如他们所言,“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私语,而是将彼此的生命融入同一场伟大的事业”,“我们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戈壁,但从未后悔”。

这部书由衷地赞颂了生命价值探索者们坚持信仰勇于实践、历经苦难依然热爱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如作者在题记中所写:“人生有苦有乐,就像硬币的两面。要热爱幸福的生活,也要热爱苦难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人生如果没有幸福降临,就要自己去创造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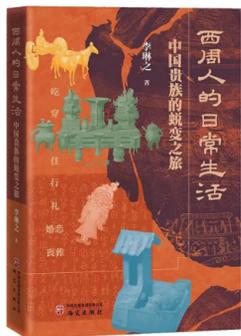
## 精品图书推荐



《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  
葛剑雄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  
罗志田 著  
商务印书馆



《西周人的日常生活:中国贵族的蜕变之旅》  
李琳 著  
研究出版社



《人工智能的边界》  
张军平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轻情地叙说历史

□邵春驹

周轲的长篇小说《海与土》以主人公的命运为线索,叙述了东台(小说中名通灵)小城百余年的历史沧桑,是近几年里下河文学中很值得注意的作品。

历史是当下作家喜好的书写内容。历史和文学是互相成就的:历史借文学而记录和传播,文学借历史而增加厚度。历史从来不是轻松的话题,它总是包含着新陈代谢的变化,不同历史力量间的碰撞交锋,人的生死悲欢,因此文学的历史叙述总体倾向是庄重、深沉、雄伟、悲怆。近年来里下河文学大抵仍不出这一范围。但是从《海与土》中,却听到了稍微不同的音调。

《海与土》写东台的历史,从二十世纪初灶户烧盐、新四军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雨历程、改革开放后的捕捞鳊苗(小说中按方言写作“毛鱼秧子”)狂潮,一直到新世纪的风电场建设、百万亩滩涂围垦等,涉及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可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地方史。作者讲述历史采用的音调,笔者试用“轻情”一词概括之。

东台历史上烧盐灶丁之苦,古今许多作家都写过。《海与土》的写法与他人不同:“三百六十行,没有烧盐这一行,差不多都是流放过来的罪犯干这事,苦之最,贱之最。”滤去了同情、哀悯的情感成分,像是说明和介绍。日军的作恶是这样写:“后来,来了日本兵,也就是占了县城,不向海边去。……日本兵来就来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来又有传闻,日本兵不爱财,爱漂亮女人,好这一口。”似乎还没有人用这种口吻写过。

书中写到改革开放时期,着重写了几件事:一是老姜洽谈生意中了圈套,以至陷入绝境而与加害者同归于尽,二是时顺率领的捕捞“毛鱼秧子”的船队和本地人、外地人争抢“水口”而剧烈斗殴,三是阿珍在黑社会火井中被害。这些事都是悲剧性的,老姜、阿珍、周三小这些做坏事最终又害了自己的“复杂”“多面”人物,是以往文学总要以刻画的。但是本书没有铺陈情节、渲染悲剧气氛,没有进行人性剖析、社会批判,更不作正义非正义的道德评价,作者仅仅语带嘲弄,闲闲讲述了几个故事。我的理解,作者并非不能往深处挖掘,而是意不在此。

本书的文体颇为别致:描写不多,以叙述为主,节奏轻快流畅;大量使用短句,略去主语,很少使用形容词修饰词,显得灵活轻巧;叙述中时带幽默俏皮,如使用“智库”“死忠粉”“冒个泡”之类当下流行词。作者也是有意借此消解文本“正式”“严肃”的特性。

面对以往历史叙说的审美定势,《海与土》作出了新的、有意味的探索。读完全书,可以感受到在这种风格下潜藏的东西:对普通人的关怀,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容,对脚下的土地和海洋的敬意和温情。

## 秦小兵,也许就是我

□王迎春

我与淮剧有缘。

童年的记忆,是被淮腔水韵浸泡、滋养着的。那声音,不像学堂里教授的课文那般规整、疏离,而是如同里下河平原上终年不散的水汽,自由地、无孔不入地弥漫在晨起的炊烟里、午后的蝉鸣中、夜归的渔船上,乃至祖母在灶间的轻声哼唱中。它是我生命最初的听觉印记,一种融于血脉的、无需言说的乡韵乡愁。

因此,多年后的这个暖阳冬日,当我翻开曹文芳女士的《小淮班》,那些文字瞬间化作耳边呀呀的唱腔与心头铿锵的锣鼓,将我重新拉回那片梦里的水乡。在那一刻,我恍然惊觉:书中那个奔跑在剧团廊檐下,身影被夕阳拉得悠长的少年,或许,正是被另一种命运选择的、平行时空里的我自己。

这份生命的“可能性”,在我的现实世界里,有着清晰而温暖的投影。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在外最大、最持久的骄傲,是县淮剧团的“台柱”宋春雨先生。他是乡亲们口中带着光环的人物。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了剧团里执掌节奏的锣鼓师,一个成了调配声场的音响师。宋春雨的孙子,宋老二的儿子,如今已成为舞台上光华初绽、令人瞩目的新一代主角。这横跨半个多世纪、绵延三代的艺术接力,其本身,就是一折无需台词、却

情节完整、感人至深的淮剧大戏。

所以,当我跟随《小淮班》中那群少年深潜不一的足迹,看他们在空旷的练功房里汗如雨下,身形映在斑驳的镜墙上,为某个精准的身段而咬牙坚持,为某句圆润的唱腔而反复琢磨至嗓音沙哑时,我看到的早已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一种真切的生命共鸣,一次灵魂的隔空握手。那个名叫秦小兵的少年,他压腿时指尖的微微颤抖、他首次登台前那如擂鼓般清晰的心跳、他在收获掌声与肯定时眼底闪烁的、混合着羞涩与骄傲的星光……这一切生命的细节,或许,正是被安放在另一种人生轨道上的我,所可能经历的全部悲欢。

《小淮班》之“小”,在于它谦卑地聚焦于一隅,聚焦于一群骨骼尚且稚嫩、心灵却渴望绽放的生命;而《小淮班》之“大”,在于它智慧地透过这一孔看似微小的方塘,让我们窥见了其背后浩渺的艺术星空与深邃的人文底蕴。

而这一切的根基,在于一种深沉而自觉的“在地性”。

这也是曹文芳写作生命本身的状态——她一直在这片土地上,从未离开。

她的观察,她的呼吸,她的悲喜,都与里下河的四季同步。因此,她笔下流淌出的故事,便自然带着这片土地的体温与脉搏。她所书写的那种源于泥土、归于生活的淮剧艺术,

其精神与形式,也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从未断绝。更为重要的是,她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执着追梦的秦小兵,还是默默坚守的师长,他们的善良、坚韧与那份对艺术的纯粹热爱,一直未曾改变。

在架构上,这部作品展现出一种沉稳而精密的平衡感。作者以儿童“在地”的视角为基石,将个人命运的涓涓细流,与淮剧艺术百年长河巧妙地融汇在一起。她像一位技艺精湛的织工,在时光的织机上,既清晰地呈现出少年们成长的轨迹,又缜密地织入了从“农民号子”的乡土源头到剧团现代化转型的壮阔图景。这种叙事策略,使得秦小兵们的个人悲欢,与一门艺术的百年沧桑产生了深刻的共振,个体的“小我”与文化的“大我”在此浑然一体,构筑起一个既坚实又空灵的艺术世界。

而最令人沉醉的,是那弥漫于字里行间的、属于里下河的独特气韵。她笔下的运河、芦苇、古镇与寻常人家,早已超越了背景的功能,它们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参与者。那悠悠不息的水韵,化入了少年们清亮而富有弹性的唱腔;那风中坚韧摇曳的芦苇,正映照着他们看似柔弱却不屈的脊梁。这本书,因而本身就是一幅用文字精心绘就的、气韵生动的“里下河风情长卷”,它让地域不再是故事发生的场所,而成为了故事流淌的血脉。

## 叶橹先生与我的两序之缘

□邹进

信纸上的字迹,歪歪斜斜,如秋风中颤抖的枯枝,又似一队队负重的蚂蚁,在方格纸上艰难跋涉。然而,墨迹深处,却蛰伏着一位诗坛泰斗手中笔杆艰难地驯服——他的手颤抖不已,灵魂却偏要借这不听命的肉身,一字一字地爬出序文来。

这般光景,已是二度。

初识叶橹先生,是在刊物上。彼时我写诗,偶尔有作品散见刊物报端,但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地从各大书籍和刊物中铮然跳出。2022年,我的诗作《平原在东》将成。不知天高地厚,辗转得了他老人家的微信,请求添加,不想竟通过了。斗胆请他为诗集作序,他没有拒绝,回复:“待收到诗稿后。”

没想到半月后,回信便至。展开便是歪扭的字迹,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题,近两千字。我反复捧读,欣喜若狂。后来方知晓,那时叶橹先生写字,已是极端艰难之事。每一个字的成形,不啻为一场灵对肉的征伐。那八页纸,不是寻常的序言,而是一位诗坛耆宿以体肤之苦为代价,赐予后学的洗礼。

次年夏日,叶橹先生与扬州几位诗人同莅盐城。这是我与叶橹先生初次见面,老人家满头白发,体态微胖,笑声爽朗,和蔼可亲。席间,他从包中取出《叶橹文集》《百年百篇新诗解读》《中国新诗阅读与鉴赏》等著作相赠,手虽微颤,递过来时却如有千钧。

他说创作须得忍耐寂寞,要如古井般沉得下去,才能照全整个苍穹。语音不高,却字字砸在我心上。交流中,叶老谈笑风生,无半分颓唐之气,倒似那颤抖并非痛楚,而是生命灿烂的洒脱与豪放。

去年五月的某天,突然收到叶橹先生的微信:“诚邀某日来扬州一聚。”我打听到,原来是先生的九十寿辰,如此喜事,自然要去。我与盐城两位青年诗人欣然前往。遇见叶橹先生,他勉励一番,并指出近期看到我们一些作品的不足。最令人感动的是,宴席结束后,我向叶橹先生道别,他拉着我的手,再三叮嘱,路上小心,到家报个平安。我于深夜近十二点到家,寻思叶橹先生已经休息,没想到不久后竟然收到他的短信:“到家了吗?”我赶紧回复:“已到家,您早点休息。”

今年,我的诗集《语境主义的河流》又将付梓。终究捺不住心中那点妄念,想再得他片言鼓励——那不只是序,简直是激发能量的源泉。我战战兢兢地给他发微信。他已九十二高龄,回过来的寥寥数字却仍是那般宽厚:“我已老迈,能做到尽力做吧!”

于是又过了半月。

邮件抵达那日,我拆开信封,再见那熟悉的、愈加歪斜的字迹,忽然间泪不能止。叶橹先生的序言,生命感悟的隐喻——序邹进诗集《语境主义的河流》亲切如昨。墨色比前次更淡了,笔画时有中断,如气喘的老者行走在崎岖路上,不得不时时驻足歇息。

然而意思却是极明白的,嘉勉与鞭策并存,既说进步,又道不足。未了附言:“我已力不从心了,见谅吧!”叶橹先生的序言开头是这样的:邹进把诗集命名为《语境主义的河流》,显然隐含着他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敏感和思考。“语境”与“河流”这两个词语,既是场景,也是持续的存在。细想一下,谁的人生不是由这种关联形成的过程?邹进把这些命名成一种“主义”,似乎体现了他的坚持与信仰。

眼前的文字渐渐模糊起来,我待坐良久。想他如何展开稿纸,如何与那不听话的手一同挣扎,写下第一字、第二字,如何将勉励与期望灌注进那些颤巍巍的笔画里。

如今墨迹已干,诗册将印。我摩挲着那一叠序文,恍然觉得触摸到的不是纸,而是一双颤抖而温暖的手。那手在时间的河流中虽已力衰,却依然固执地摆渡着后辈,从此岸到彼岸,从浅滩到深海。

在文学的星空中,叶橹先生是一座不灭的灯塔。那双颤抖的手,握住的不仅是一支笔,更是中国新诗批评的火炬。先生对后辈的提携从不流于表面,而是深入到创作肌理之中。他会记住每个诗人的创作特点,甚至会为了某个陌生的诗句打电话询问创作意图。这种近乎偏执的关怀,源自他对中国新诗未来的深切期待。

字迹虽歪,大道不斜。先生厚爱,后学永怀。

